WA 7
16
4

貴重圖書

東京圖書館
漢書門
類 類
別 函
一 架
二 號
四七 冊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羣書治要巻1-3,5-12,14-19,21-50』 請求記号 WA7-16

ガラス使用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羣書治要巻1-3, 5-12, 14-19, 21-50』 請求記号 WA7-16
ガラス使用

羣書治要卷第五

秘書監鉅鹿男臣魏徵等奉　勅撰

春秋左氏傳中

宣公

二年鄭公子歸生伐宋宋華元禦之將戰華元殺羊食士其御羊斟不與及戰曰疇昔之羊子爲政（疇昔猶前日也）今日之事我爲政與入鄭師故敗

晉靈公不君（失君道）厚斂以雕牆（彫畫也）從臺上彈人觀其避丸也宰夫胹熊蹯不熟殺之寘諸畚使婦人載以過朝（畚筥屬）趙盾士季患之將諫士季曰諫而不入則莫之繼也會請先不入則子繼之三進及溜而後視之（士季隨會也三進三伏公不省而又前也公知欲諫故佯不視）曰吾知所過矣將改之稽首而對曰人誰無過過而能改善莫大焉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夫如是則能補過者鮮矣君能有終則社稷之固也豈唯羣臣賴之猶不改宣子驟諫公患之使鉏麑賊之（鉏麑力士）晨往寢門闢矣盛服將朝尚早坐而假寐（不解衣冠而睡）麑退歎而言曰不忘恭敬民之主也賊民之主不忠弃君之命不信有一於此不如死觸槐而死（槐趙盾庭樹）晉侯飲趙盾酒伏甲將攻之其右提彌明知之（右車右）趨登曰臣侍宴過三爵非禮遂跣以下公嗾夫獒焉

明搏而殺之（獒猛犬也）肴曰弃人用犬雖猛何爲（責公不養士而更以犬爲已用也）鬭且出趙穿攻靈公於桃園（穿趙肴之從父昆弟子）宣子未出山而復（晉境之山也肴出奔聞公弑而還）大史書曰趙肴殺其君以示於朝宣子曰不然對曰子爲正卿亡不越境反不討賊非子而誰孔子曰董狐古之良史也書法不隱（不隱肴之罪）趙宣子古之良大夫也爲法受惡（善其爲法屈也）

三年楚子伐陸渾之戎遂至于雒觀兵于周疆定王使王孫滿勞楚子（王孫滿周大夫）楚子問鼎之大小輕重焉（示欲逼周取天下也）對曰在德不在鼎昔夏之方有德也（禹之世也）遠方圖物（圖畫大山川奇異之物而獻）貢金九牧（使九州之牧貢金）鑄鼎象物（象所圖物）使民知神姦（圖鬼神百物之形使民逆備之）故民入川澤山林魑魅罔兩（魑山神魅怪物罔兩水神也）莫能逢之（逢遇）用能協于上下以承天休（民無災害則上下和而受天祐）桀有昏

德鼎遷于商商紂暴虐鼎遷于周德之休明雖小重不可遷其蕞回昏亂雖大輕也言可移天祚明德有所底止底致周德雖衰天命未改鼎之輕重未可問也

四年楚子滅若敖氏其孫箴尹克黃箴尹官名克黃子文孫也使于齊還及宋聞亂其人曰不可以入矣箴尹曰弃君之命獨誰受之君天也天可逃乎遂歸復命自拘於司敗王思子文之治楚國也曰子文無後何以勸善使復其所

十一年楚子伐陳十年夏徵舒弑君也謂陳人無動將討於少西氏矣少西徵舒祖子夏之名遂入陳殺夏徵舒因縣陳滅陳以爲楚縣申叔時使於齊反復命而退王使讓之曰夏徵舒爲不道弑其君寡人以諸侯討而戮之諸侯縣公皆慶寡人楚縣大夫皆僭称公汝獨不慶寡人何故對曰夏徵舒弑其君其罪大矣討戮之君之義也抑人亦有言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羣書治要卷1-3, 5-12, 14-19, 21-50』　請求記号 WA7-16　ガラス使用

曰牽牛以蹊人之田（抑辟也蹊徑也）而奪之牛牽牛以蹊者信有罪矣而奪之牛罰已重矣諸侯之從也曰討有罪也今縣陳貪其冨也以討召諸侯而以貪歸之無乃不可乎王曰善哉吾未之聞也反之可乎對曰可哉吾儕小人所謂取諸其懷而與之也（叔時謙言小人意淺謂譬如取人物於其懷而還之爲愈於不還也）乃復封陳

十二年晉師救鄭及河聞鄭既及楚平桓子欲還（桓子林文）隨武子曰善（武子士會也）會聞用師觀釁而動（釁罪也）德刑政事典禮不易不可敵也楚君討鄭怒其貳而哀其卑叛而代之服而舍之德刑成矣代叛刑也柔服德也二者立矣昔歲入陳（討徵舒）今茲入鄭民不罷勞君無怨讟（讟謗也）政有經矣（經常也）商農工賈不敗其業而卒乘輯睦（步曰率車曰乘）事不姦矣（奸犯也）蔿敖爲宰擇楚國之令典（宰令尹蔿敖孫叔敖）百官象物

而動軍政不戒而備（物猶類也戒勅令也）能用典矣其君之舉也內姓選於親外姓選於舊（言親疎並用也）舉不失德賞不失勞君子小人物有服章（尊卑別也）貴有常尊賤有等威（威儀有等差也）禮不逆矣德立刑行政成事時典從禮順若之何敵之見可而進知難而退軍之善政也兼弱政昧武之善經也（昧昏亂也經法）子姑整軍而經武乎（始且）猶有弱而昧者何必楚彘子曰不可（彘子先縠）成師以出聞敵強而退非夫也（非丈夫）師遂濟楚子北師次於管（滎陽有管城）鄭皇戌使如晉師曰楚師驟勝而驕其師老矣子擊之楚師必敗欒武子曰（武子欒書）楚自克庸以來（在文十六年）其君無日不討而訓之（討治也）于民生之不易禍至之無日戒懼之不可怠（于曰也）在軍無日不討軍實而由儆之（軍實軍器）于勝之不可保紂之百克而卒無後箴之曰民生在勤勤則不匱不可

謂驕蔑試也先大夫子犯有言曰師直爲壯曲爲老我不德而徼怨于楚我曲楚直不可謂老不德謂以力爭諸侯也徼要也鄭不從楚人遂疾進師乘晉軍桓子不知所爲鼓於軍中曰先濟者有賞中軍下軍爭舟舟中之指掬潘黨曰君盍築武軍築軍營以彰武功也而收晉尸以爲京觀積尸封土其上謂之京觀臣聞克敵必示子孫以無忘武功楚子曰非爾所知也夫文止戈爲武文字也武王克商作頌曰載戢干戈載櫜弓矢戢藏也櫜韜也詩美武王能滅暴亂而息兵也夫武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衆豐財者也此武有七德也故使子孫無忘其章著之篇章使子孫不忘也今我使二國曝骨暴矣觀兵以威諸侯兵不戢矣暴而不戢安能保大猶有晉在焉得定功所違民欲猶多民何安無德而強爭諸侯何以和衆利人之幾幾危也而安人之亂以爲己榮何以豐財兵動則年荒武有七

德我無一焉何以示子孫其爲先君宮告成
事而已祀先君告戰勝武非吾功也古者明王伐不
敬取其鯨鯢而封之爲以大戮於是乎有京
觀以懲淫慝鯨鯢大魚名也以喻不義之人吞食小國也今罪無
所晉罪無所犯而民皆盡忠以死君命又可以爲
京觀乎晉師歸桓子請死晉侯欲許之士貞
子諫曰不可貞子士渥濁在僖二十八年文公猶有憂色左右曰有喜而憂如
有憂而喜乎言憂喜失時也公曰得臣猶在憂未歇
也歇盡也因獸猶鬬況國相乎及楚殺子玉子玉
得臣也公喜而後可知也喜見於顏色也曰是晉再克
而楚再敗也楚是以再世不競成王至穆王也今天
或者大警晉也而又殺林父以重楚勝其無
乃久不競乎林父之事君也進思盡忠退思
補過社稷之衛也若之何殺之夫其敗也如
日月之食何損於明晉侯使復其位言晉侯景所以

不失霸也

楚子伐蕭申公巫臣曰師人多寒王巡三軍拊而勉之（拊撫慰勉之）三軍之士皆如挾纊（纊縣絮也言恍以忘寒）

十五年楚子伐宋宋人告急于晉晉侯欲救之伯宗曰不可（伯宗晉大夫）古人有言曰雖鞭之長不及馬腹（言非所擊）天方授楚未可與爭雖晉之強能違天乎諺曰高下在心（度時制宜也）川澤納汙（受汙濁也）山藪藏疾（山之有林藪匿亦藏也雖美王之賢亦或居藏瑕穢）天之道也（晉侯恥不救宋故伯宗爲說小惡不損大德之前也）君其待之（待楚衰也）乃止使解揚如宋使無降楚曰晉師悉起將至鄭人囚而獻楚楚子厚賂之使反其言不許三乃許之登諸樓車使呼宋人而告之（樓車車上望櫓）遂致其君命楚子將殺之使與之言曰尒既許不穀而反之何故非我無信汝則弃之速即尒刑對

曰臣聞之君能制命爲義臣能承命爲信義無二信（欲爲義者不行兩信）信無二命（欲行信者不受二命）君之賂臣不知命也受命以出有死無賨（賨廢隊）又可賂乎臣之許君以成命也（成君命）死之成命臣之祿也寡君也信臣（已不廢命也）下臣獲考（考成也）死又何求楚子舍之以歸

潞子嬰兒之夫人晉景公之姊也酆舒爲政而殺之又傷潞子之目（酆舒潞相）晉侯將伐之諸大夫之皆曰不可酆舒有三儁才（儁絶異也）不如待後之人伯宗曰必伐之狄有五罪儁才雖多何補焉不祀一也耆酒二也弃仲章而奪黎氏之地三也（中章潞賢人黎氏黎侯國）虐我伯姬四也傷其君目五怙其儁才而不以茂德茲益罪也後之人或者將敬奉德義以事神人而申固其命（審政令也）若之何待之不討有罪曰將後後有辭而討焉無乃不可乎夫恃才與衆亡

之道也商紂由之故滅天反時爲災寒暑易節地
反物爲妖群物失性民反德爲亂亂則妖災生盡
在狄矣晉侯從之夏晉荀林父敗赤狄于曲
梁滅潞晉侯賞桓子狄臣千室千家也亦賞士
伯以瓜衍之縣士伯士貞子也曰吾獲狄士子之功
也微子吾喪伯氏矣伯桓子也羊舌職悅是賞也
職弁父向父曰周書所謂庸庸祇祇者謂此物也夫
庸用也祇敬也言文王能用可用敬可敬也士伯庸中行伯言中行伯
君信之亦庸士伯此之謂明德矣文王所以
造周不是過也率是道也其何不濟
十六年晉侯命士會將中軍且爲太傅於是
晉國之盜逃奔于秦羊舌職曰吾聞之禹稱
善人舉也不善人遠此之謂也善人在上則
國無幸民詩曰民幸國之不幸是無善人謂
也
成公

二年衛侯使孫良夫侵齊與齊師遇師敗仲叔于奚救孫桓桓子子是以免既衛人賞之以邑（賞于奚也）辭請曲縣（軒縣也）繁纓以朝許之（繁纓馬飾皆諸侯之服也）仲尼聞之曰惜也不如多與之邑唯器與名不可以假人（器車服也名爵號也）君之所司也政之大節也若以假人與人政也政亡則國家從之不可止也已

宋文公卒始厚葬用蜃炭益車馬始用殉（燒蛤爲炭以瘞壙多埋車馬用人從葬也）重器備（重猶多也）君子謂華元樂舉於是乎不臣臣治煩去惑者也是以伏死而爭今二子者君生則縱其惑（謂文十八年殺母弟須）死則益其侈是弃君於惡也何臣之爲（若言何用臣爲）楚之討陳夏氏也（在宣十一年）莊王欲納夏姬申公巫臣諫曰不可君召諸侯以討罪也今納夏姬貪其色也貪色爲淫淫爲大罰若興諸侯以取大罰非慎之也君其圖之王乃

止

六年晉欒書救鄭與楚師遇於繞角（繞角鄭地）楚師還晉師遂侵蔡楚公子申公子成以申息之師救蔡趙同趙括欲戰請於武子武子將許之知莊子（荀首）范文子（士燮）韓獻子（韓厥）諫曰不可吾來救鄭楚師去我吾遂至於此（此蔡地）是遷戮也戮而不已又怒楚師戰必不克（遷戮不義怒敵難當故不克也）雖克不令成師以出而敗楚二縣何榮之有焉（六軍悉出故曰成師以大勝小不足爲榮也）苟不欲戰者三人而已（知范韓也）欲戰者可謂衆矣商書曰三人占從二人衆故也武子曰善鈞從衆（鈞等）夫善衆之主也三卿爲主可謂衆矣（三卿晉之賢人）從之不亦可乎（傳言樂言得衆從之義也）以濟事子盍從衆（蓋何不佐也）其不欲戰者三人而已（知范韓也）欲戰者可謂敗爲辱已甚不如還也乃遂還於是軍師之欲戰者衆或謂欒武子曰聖人與衆同欲是

八年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季文子餞之（餞送行飲酒也）私焉（與之言）曰大國制義以爲盟主是以諸侯懷德畏討無有貳心謂汶陽之田聲邑之舊也而用師（用師鞏之戰也）今有二命曰歸諸齊信以行義義以成命小國所望而懷也信不可知義無所立四方諸侯其誰不解體（言不復敬於晉也）詩曰女也不爽士貳其行士也罔極二三其德（爽差也）

中也婦人恐丈夫不一（其行也）女之事夫不敢過差而晉有罔極之心反二三其德也七年之中一與一奪二三軌甚焉士二三猶喪配耦而況覇王乎將德是以（以用也）而二三之其何以長有諸侯乎

晉討趙同趙括武從姬氏畜于公宮（趙武莊姬之子）

莊（晉成公女也）畜（養也）以其田與祁奚韓厥言於晉侯曰成季之勳宣孟之忠（成季趙衰宣孟趙盾）而無後爲善者其懼矣三代之令王皆數百年保天之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羣書治要巻1-3, 5-12, 14-19, 21-50』　請求記号 WA7-16　ガラス使用

祿夫豈無僻主賴前哲以免也（言三代亦有邪僻之君但賴其先人以免禍耳）周書曰不敢侮鰥寡所以明德也（言文王不侮鰥寡而德益明欲使晉侯之法文王）乃立武而反其田焉

十六年楚子救鄭司馬將中軍（子反也）過申子反入見申叔時（叔時老在申也）曰師其何如對曰德刑詳義禮信戰之器也（器猶用也）德以施惠刑以正邪詳以事神義以建利禮以順時信以守物上下和睦周旋不逆（動順理也）是以神降之福時無災害民生敦龐和同以聽（敦厚龐大）莫不盡力以從上命此戰之所由克也今楚內棄其民（不施惠也）而外絕其好（義不建利）瀆齊盟（不詳事神）而食話言（信不守物）奸時以動（不順時妨農業）而疲民以逞（刑不正邪而尚快意）民不知信進退罪也子其勉之吾不復見子矣（言其必敗不反也）晉楚遇於鄢陵范文子不欲戰郤至曰韓之戰惠公不振旅（衆散敗也在僖

十五年邲之師荀伯不復從荀林父奔走不復故道也在宣十二年皆晉之耻也子亦見先君之事矣見先君成敗之事今我避楚又益耻也文子曰吾先君之亟戰也有故亟數也秦狄齊楚皆彊不盡力子孫將弱今三彊服矣齊秦狄也敵楚而已唯聖人能外内無患自非聖人外寧必有内憂驕成則憂患生盍釋楚以爲外懼乎

襄公

三年祁奚請老老致仕晉侯問嗣焉嗣續其職也稱解狐其讎也將立之而卒解狐卒也又問焉對曰午也可午祁奚子於是羊舌職死矣晉侯曰孰可以代之對曰赤也可赤職之子伯華於是使祁午爲中軍尉羊舌赤佐之各代其父君子謂祁奚於是能舉善矣稱其讎不爲謟立其子不爲比舉其偏不爲黨偏屬也能舉善也夫唯善故能舉其類也

晉侯之弟揚干亂行於曲梁行陳次也魏絳戮其僕僕御晉侯怒謂羊舌赤曰合諸侯以爲榮也揚干爲戮何辱如之必殺魏絳無貳志事君不避難有罪不逃刑其將來辭何辱命焉言終魏絳至授僕人書僕人晉侯御僕將伏劒士魴張老止之公讀其書曰日君之使使臣斯司馬斯此也臣聞師衆以順爲武順莫敢違軍事有死無犯爲敢守官行法雖死不敢有違君合

諸侯臣敢不敬乎君師不武執事不敬罪莫大焉臣懼其死以及揚干無所逃罪懼自犯不武不敬之罪也不能致訓至於用鉞用鉞斬揚干之僕也臣之罪重敢有不從以怒君心言不敢不從請歸死於司寇公跣而出曰寡人之言親愛也吾子之討軍禮也寡人有弟弗能教訓使干大命寡人之過也子無重寡人之過聽絳死爲重過敢以爲請請使無死反役使佐新軍

四年無終子嘉父使孟樂如晉無終山戎國名也因
魏莊子納虎豹之皮以請和諸戎欲戎與晉和莊子魏
絳晉侯曰戎狄無親而貪不如伐之魏絳曰
諸侯新服陳新來和將觀於我我德則睦否
則携貳勞師於戎而楚伐陳必不能救是弃
陳也諸華必叛諸華中國戎禽獸也獲戎失華無
乃不可乎昔周辛甲之爲大史也命百官之
箴王闕辛甲周武王太史也闕過也使百官各爲箴規戒王過也於虞人
之箴虞人掌田獵者曰芒芒禹迹畫爲九州芒芒遠貌畫分
也經啓九道啓開九州之道民有寢廟獸有茂草各
有攸處德用不擾人神各有所歸故德不亂也在帝夷羿
冒于原獸冒貪也忘其國恤而思其麀牡言但念獵
武不可重重猶數用不恢于夏家羿以好武雖有夏家而不
能恢大之也獸臣虞人也告僕夫不敢斥尊
絳及之乃后羿事也公曰然則莫如和戎乎對曰
虞箴如是可不懲乎於是晉侯好田故魏

和戎有五利焉戎狄荐居貴貨易土荐聚也易猶輕也
土可賈焉一也邊鄙不聳民狎其野穡人成功二也聳懼也狎習也戎狄事晉四隣振動諸侯威懷三也以德綏戎師徒不勤甲兵不頓四安五也君其圖之公悅使魏絳盟諸戎脩民事田以時言晉侯能用善謀也

九年秦景公使乞師于楚將以伐晉楚子許之子囊曰不可當今吾不能與晉爭也晉君類能而使之隨所能也舉不失選得所選也官不易方猶方宜也其卿讓於善讓勝己者其士競於教奉上命也其庶人力於農穡種曰農牧也商工皂隸不知遷業四民雜也不讓下競尊官相讓勞職力競當是時也晉不可敵事之而後可若其圖之圖諸侯伐鄭鄭從楚也鄭人行成與晉成也

十一年諸侯復伐鄭鄭人賂晉侯以師觸師
觸觸音蜀樂師名歌鍾二肆肆列也懸鐘十六爲一肆女樂二八
十六人也晉侯以樂之半賜魏絳曰子教寡人和
諸戎狄以正諸華在四年八年之中九合諸侯
如樂之和無所不諧諧亦和也請與子樂之共此樂也
辭曰夫和戎狄國之福也八年之中九合諸
侯諸侯無慝君之靈也二三子之勞也臣何
力之有焉抑臣願君安其樂而思其終也公
曰子之教敢不承命抑微子寡人無以待戎
待遇接納不能濟河度河南服鄭嘗國之典也不可廢
也子其受之魏絳於是乎始有金石之樂禮
也大夫有功則賜樂
十三年晉侯蒐于綿上以治兵爲將命軍師也使士
匄將中軍辭曰伯游荀偃昔臣習於知伯
是以佐之非能賢也七年韓厥老知罃代將中軍士匄佐之匄今勝
讓故謂爾時之舉不以已賢也請從伯游荀偃將中軍伐荀罃

士匄佐之（位如故）使韓起將上軍舜以趙武又使欒黶（以武位卑故不聽更命黶也）辭曰臣不如韓起願上趙武君其聽之使趙武將上軍（武自新軍佐超一等）韓起佐之（位加故也）欒黶將下軍魏絳佐之（黶亦如故）晉國之民是以大和諸侯遂睦君子曰讓禮之主也范宣子讓其下皆讓欒黶為汰弗敢違也晉國以平數世賴之刑善也夫（刑法也）一人刑善百姓休和可不務乎世之治也君子尚能而讓其下（能者在下位則貴尚而讓之）小人農力以事其上是以上下有禮而說匱黜遠由不爭也謂之懿德及其亂也君子稱其功以加小人（加陵也君子在位者也）伐其技以馮君子（馮亦陵也自矜其能為伐）是以上下無禮亂虐並生由爭善也（爭自善也）謂之昏德國家之幣恒必由之（傳言晉之所以興也）

十四年衛獻公戒孫文子甯惠子食（勅戒二子欲共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羣書治要巻1-3, 5-12, 14-19, 21-50』　請求記号 WA7-16　ガラス使用

宴食日肝不召肝晏也而射鴻於囿二子怒公使子蟜子伯子皮與孫子盟于丘宮孫子皆殺之三子衛群公子也公出奔齊師曠侍於晉侯師曠晉侯子野曰衛人出其君不亦甚乎對曰或者其君實甚良君養民如子蓋之如天容之如地民奉其君愛之如父母仰之如日月敬之如神明畏之如雷霆其可出乎夫君神之主而民之望也若困民之主厭神之祀百姓絕望社稷無主將安用之弗去何爲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勿使失性有君而爲之貳卿貳佐使師保之勿使過度善則賞之賞謂宣揚之也過則匡之匡正患則救之救其難也失則革之自王以下各有父兄子弟以補察其政補其愆過察其得失史爲書謂大史君舉必書瞽爲詩爲詩以風刺工誦箴諫工樂人也誦箴諫之辭大夫規誨規正諫諍其君士傳言閒君過失傳告大夫庶人謗庶人不與政聞君過得從而誹謗商旅于市旅陳也

其貨物以示所貴尚也百工獻藝獻其伎藝以喻政事也天之愛民甚矣豈其使一人肆於民上肆放也以從其淫而弃天地之性必不然矣傳言師曠能因問盡言也

十五年宋人或得玉獻諸子罕子罕不受献玉者曰以示玉人玉人能治玉者玉人以爲寶也故敢獻之子罕曰我以不貪爲寶尒以玉爲寶若以與我皆喪寶也不若人有其寶稽首而告曰小人懷璧不可以越鄉言必爲盜所害納此以請死請免死子罕寘諸其里使玉人爲之攻之攻治也富而後使復其所賣玉得富

二十一年邾庶其以漆閭丘來奔庶其邾大夫也季武子以公姑姊妻之皆有賜於其從者於是魯多盜季孫謂臧武仲曰子盍詰盜詰治也武仲曰不可詰也訖又不能季孫曰子爲司寇將盜是務去若之何不能武仲曰子召外盜而大禮焉何以止吾盜吾盜謂國中也子爲正卿而

來外盜使紈去將何以能厭其竊邑於邾以
來子以姬氏妻之而與之邑（使食漆閭丘也）其從者
皆有賜焉若大盜禮焉以君之姑姊與其大
邑其次皂牧輿馬（繇其賤役從皂至牧）其小者衰劒
帶是賞盜也賞而去之其或難焉紈也聞之
在上位者洒濯其心壹以待人軌度其信可
明徵也（徵驗也）而後可以治人夫上之所爲民
之歸也上所不爲而民或爲之是以加刑罰

焉而莫敢不懲若上之所爲而民亦爲之乃
其所也又可禁乎

晉欒盈出奔楚宣子殺羊舌虎（欒盈之黨）囚叔向
欒王鮒見叔向曰吾爲子請叔向不應（欒王鮒晉大夫
桓子）其人皆咎叔向曰必祁大夫（祁大夫祁奚）
室老聞之曰欒王鮒言於君無不行求救吾
子吾子不許祁大夫所不能也何爲也叔向
曰祁大夫外舉不弃讎內舉不失親其獨遺

我乎詩曰有覺德行四國順之（言德行直則天下順也）夫子覺者也（覺較然正直）晉侯問叔向之罪於樂王鮒對曰不弃其親有焉（言叔向篤親親必與叔處同謀）於是郤奚老矣（老去公族大夫）聞之乘馹而見宣子曰詩云惠我無疆子孫保之（言文武有惠訓之德加於百姓故子孫保賴之）夫謀而鮮過惠訓不倦者叔向有焉社稷之固也猶將十世宥之以勸能者今壹不免其身（壹以弟故）以弃社稷不亦惑乎鯀殛而禹興（言不以父罪廢其子也）管蔡爲戮周公右王（言兄弟非不相及也）若之何其以虎也弃社稷乎子爲善誰敢不勉多殺何爲宣子悅與之乘以言諸公而免之（共載入見公也）不見叔向而歸（言爲國非私叔向也）叔向亦不告免焉而朝（不告謝之明不爲已）

二十三年孟孫惡臧孫季孫愛之孟孫卒臧孫入哭甚哀多涕出其御曰孟孫之惡子也而哀如是季孫若死其若之何臧孫曰季孫

之愛我疾疢也（志相順從身之害）孟孫之惡我藥石也（志相違戾猶藥石療疾）美疾不如惡石夫石猶生我（愈已疾也）疾之美其毒滋多孟孫死吾亡無日矣

二十五年齊棠公之妻東郭偃之姊也（棠公齊棠邑大夫）棠公死武子取之（武子崔杼）莊公通焉驟如崔氏崔杼殺莊公晏子立於崔氏之門外（聞難而來）其人曰死乎曰獨吾君也乎哉吾死也（言已與衆臣無異也）曰行乎曰吾罪也乎哉吾亡也（自謂無罪）曰歸乎曰君死安歸（言安可以歸也）君民者豈以後人社稷是主臣君者豈爲其口實社稷是養（言君不徒居民上臣不徒求祿皆爲社稷也）故君爲社稷死則死之爲社稷亡則亡之（謂以公義死亡也）若爲己死而爲己亡非其私暱誰敢任之（私暱所親愛也非所親愛無爲當其禍）門啓而入枕尸股而哭（以公尸枕已股）興三踊而出

晉程鄭卒子產始知然明（前年然明謂程鄭將死今如其言故）

知也問爲政對曰視民如子見不仁者誅之如鷹鸇之逐鳥雀也子產喜以語子太叔且曰他日吾見蔑之面而已蔑然明名今吾見其心矣二十六年初楚伍參與蔡太師子朝友其子伍舉與聲子相善聲子子朝子也伍舉舉也五舉奔晉聲子通使於晉還如楚令尹子木與之語曰晉大夫與楚孰賢對曰晉卿不如楚其大夫則賢皆卿才也如杞梓皮革自楚往也杞梓皆木名雖楚有材晉實用之言楚亡臣多在晉子木曰夫獨無族姻乎夫謂晉也對曰雖有而用楚材實多歸生聞之歸生声子名也曰善爲國者賞不僭而刑不濫賞僭則懼及淫人刑濫則懼及善人若不幸而過寧僭無濫與其失善寧其利淫無失善人則國從之從亡也詩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無善人之謂也故夏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懼失善也遺書也不用常法古之治民者

勸賞而畏刑（樂行賞而憚用刑也）恤民不倦賞以春夏刑以秋冬（順天時）是以將賞爲之加膳加膳則飲賜（飲厭也酒食賜下無不饜足所謂加膳也）此以知其勸賞也將刑爲之不舉不舉則徹樂（不舉盛饌也）此以知其畏刑也夙興夜寐朝夕臨政此以知其恤民也三者禮之大節也有禮無敗今楚多遙刑其大夫逃死於四方而畏爲之謀主以害楚國不可救療所謂不能也（療治也所謂楚人不能用其材也）

子儀之亂析公奔晉（在文十四年）晉人以爲謀主主繞角之役楚師宵潰楚失華夏則析公之爲也雍子之父兄譖雍子君與夫人不善是（不是其曲直）雍子奔晉晉人以爲謀主彭城之役楚師宵潰晉降彭城而歸諸宋（在元年）楚失東夷則雍子之爲也（楚東小國見楚子不能救彭城皆叛也）子反與子靈爭夏姬（子靈巫臣）子靈奔晉晉人以爲謀主通吳于晉教吳叛楚疲於奔命至今

爲愚則子靈之爲也（事見成七年）若敖之亂伯賁之子賁皇奔晉晉人以爲謀主鄢陵之役（在成十六年）楚師大敗王夷師熸（夷傷也吳楚之間謂火滅爲熸）鄭叛吳興楚失諸侯則苗賁皇之爲也子木曰是皆然矣聲子曰今又有甚於此者椒舉娶於申公子牟子牟得戾而亡君大夫謂椒舉汝實遣之懼而奔鄭今在晉矣晉人將與之縣以比叔向（以舉才能比叔向）彼若謀害楚國豈不爲愚子木懼言諸王益其祿爵而復之

二十七年宋向戌欲弭諸侯之兵爲會於宋盟於宋西門之外楚人裏甲（甲在衣中欲因會擊晉）伯州犁曰合諸侯之師以爲不信無乃不可乎夫諸侯望信於楚也是以來服若不信是弃其所以服諸侯也固請釋甲子木曰晉楚無信久矣事利而已苟得志焉用有信大宰（大宰伯州犁）退告人曰令尹將死矣不及三年求

逞志而弃信志其逞乎信亡何以及三明年子木
死也趙孟患楚衷甲以告叔向叔向曰何害也
匹夫一爲不信猶不可止也若合諸卿以爲不
信必不捷矣非子之患也夫以信召人而以
僭濟之濟成必莫之與也安能害我子何懼焉
宋左師請賞曰請免死之邑欲宋君愁功加賞故謙言免死邑
公與之邑六十以示子罕子罕曰凡諸
侯小國晉楚所以兵威之畏而後上下慈和

慈和而後能安靜其國家以事大國所以存
也無威則驕驕則亂生亂生必滅所以亡也
天生五材金木水火土也民並用之廢一不可誰能
去兵兵之設久矣所以威不軌而昭文德聖
人以興謂湯武亂人以廢討謂桀廢興存亡昏明
之術皆兵之由也而子求去之不亦誣乎以
誣道蔽諸侯罪莫大焉縱無大討而又求賞
無厭之甚也削而投之削賞左師之書左師辭邑

二十九年吳公子札來聘見叔孫穆子曰子其不得死乎（不得以壽死也）好善而不能擇人吾子爲魯宗卿而任其大政不慎舉何以堪之禍必及子焉（昭四年豎牛作亂）

三十年楚公子圍殺大司馬蔿掩而取其室申無宇曰王子必不免善人國之主也王子相楚國將善是封殖而虐之是禍國也且司馬令尹之偏（偏佐也）而王之四體也絶民之主

去身之偏刈王之體以禍其國無不祥大焉何以得免（爲昭十三年弑靈王傳）

鄭子皮授子產政使都鄙有章（國都及邊鄙車服尊卑各分部也）上下有服（公卿大夫服不相踰）田有封洫（封疆也洫溝也）廬井有伍（廬舍也九夫爲井使五家相保也）大人之忠儉者從而與之泰侈者因而斃之從政一年輿人誦之曰取我衣冠而褚之（褚畜也奢修者畏法故畜藏也）取我田疇而伍之孰殺子產吾其與之（並畔爲疇）及三年又誦之曰

我有子弟子產誨之我有田疇子產殖之（殖生也）子產而死誰其嗣之（嗣續也）三十一年鄭人遊于鄉校（校學之名也）以論執政（論其得失）然明謂子產曰毀鄉校如何（惠人於中謗議國政）子產曰何爲夫人朝夕退而遊焉以議執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則行之其所惡者吾則改之是吾師也若之何毀之我聞忠善以損怨（爲忠善則怨謗息也）不聞作威以防怨（欲毀鄉校即作威也）豈

不遽止然猶防川也（遽畏懼也）大決所犯傷人必多吾不克救也不如小決使道（道通）不如吾聞而藥之（以爲已藥石）然明曰蔑也今而後知吾子之信可事小人實不才若果行此其鄭國實賴之豈唯二三臣仲尼聞是語也曰以是觀之人謂子產不仁吾不信也

鄭子皮欲使尹何爲邑（爲邑大夫）子產曰少未知可否（尹何年少）子皮曰愿吾愛之不吾叛也（愿謹善也）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羣書治要巻1-3, 5-12, 14-19, 21-50』　請求記号 WA7-16　ガラス使用

使夫往而學焉夫亦愈知治矣（夫謂尹何）子產曰不可人之愛人求利之也今吾子愛人則以政（以政與之）猶未能操刀而使割也其傷實多（多自傷）子之愛人傷之而已其誰敢求愛於子子於鄭國棟也棟折榱崩僑將厭焉敢不盡言子子有美錦不使人學製（製裁）製大官大邑身之所庇也而使學者製焉其爲美錦不亦多乎（言官邑之重多於美錦）僑聞學而後入政未聞以政入學者也若果行此必有所害譬如田獵射御貫則能獲禽（貫習也）若未嘗登車射御則敗績厭覆是懼何暇思獲子皮曰善哉虎不敏吾聞君子務知大者遠者小人務知小者近者我小人也衣服附在吾身我知而慎之大官大邑所以庇身也吾遠而慢之（慢易）微子言之吾不知也他日我曰子爲鄭國我爲吾家以庇焉其可也今而後知不足（自知謀慮不足謀其家）自今

請雖吾家聽子而行子產曰人心不同也如其面焉吾豈敢謂子面如吾面乎抑心所謂危亦以告也子皮以爲忠故委政焉子產是以能爲鄭國傳言子產之治乃子皮之力

衛侯在楚北宮文子見令尹圍之威儀言於衛侯曰令尹似君矣將有他志言語瞻視行步不常雖獲其志不能終也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終之實難令尹其將不免乎公曰何以知之

對曰詩云敬愼威儀惟民之則令尹無威儀民無則焉民所不則以在民上不可以終公曰善哉何謂威儀對曰有威而可畏謂之威有儀而可象謂之儀其臣畏而愛之則而象之故能有其國家令聞長世臣有臣之威儀其下畏而愛之故能守其官職保族宜家順是以下皆如是是以上下能相固也衛詩曰威儀棣棣不可選棣棣富而閑也選猶數也言君臣上下

父子兄弟内外大小之道皆有威儀也周書數文王之德（逸書）曰大國畏其力小國懷其德言畏而愛之也詩言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而象之也（言文王行事無所斁唯在則象上天）紂囚文王七年諸侯皆從之囚可謂愛之矣文王伐崇再駕而降爲臣（文王聞崇德亂而伐之三旬不降退脩教而復伐之因壘而降）蠻夷帥服可謂畏之矣文王之功天下誦而歌舞之可謂則之矣文王行至今爲法可謂象之有威儀也故君子在位可畏施舍可愛進退可度周旋可則容止可觀作事可法德行可象聲氣可樂動作有文言語有章以臨其下謂之有威儀也

羣書治要卷第五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羣書治要巻1-3,5-12,14-19,21-50』　請求記号 WA7-16　ガラス使用

寶
4
47
17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羣書治要巻1-3,5-12,14-19,21-50』　請求記号 WA7-16　ガラス使用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羣書治要巻1-3, 5-12, 14-19, 21-50』 請求記号 WA7-16
ガラス使用